

## 从不“回翔”之“奇鸟”到“翼翼”之“归鸟”

——阮籍的“悲情”与陶渊明的“放欢”

张健旺

(河北美术学院, 石家庄 050700)

**[摘要]** 阮籍是我国魏晋时代的大名士,陶渊明是我国晋宋时代的大隐士,所以他们二人都具有文化典范意义或价值。阮籍是名至实归的“悲鸣”的“竹林”中“奇鸟”,而陶渊明却是名副其实的“放欢”的“田园”中的“归鸟”。阮籍“悲鸣”的根源是儒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沦丧所带来的精神震荡,而陶渊明的“放欢”的根源是发现了新的生活价值观,从向外追求社会核心价值的实现突转到向内发现自我生活价值的意义。

**[关键词]** 悲情;放欢;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323(2016)07-0006-03

阮籍是我国魏晋时代的“竹林”大名士,陶渊明是我国晋宋时代的“田园”大隐士,所以他们两个都具有文化典范意义或价值。我们把“竹林”大名士和“田园”大隐士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并置在一起,看看从“竹林”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是如何演变为“田园”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的。这样我们也许更能把握阮籍和陶渊明的文化典范意义或价值。我们如果选用他们所喜欢的意象来象征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意象比较恰当呢?

阮籍《咏怀诗》里有关许多写“鸟”的诗句,陶渊明的诗文中也有很多写“鸟”的诗句,可见“鸟”在阮籍和陶渊明诗文中是他们精神和心灵的隐喻,所以我们就选择阮籍和陶渊明诗文中常常出现的“鸟”的意象来具体象征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虽然阮籍和陶渊明都用“鸟”来自喻,但是“鸟”的气类却不相同。

阮籍眼中的“鸟”是:号外野的“孤鸿”、鸣北林的“翔鸟”、相因依的“寒鸟”、飞南征的“鸣鴈”、发哀音的“鸚鵡”、比翼共翱翔的“双飞鸟”、鸣相过冈岑的“飞鸟”、西北飞的“孤鸟”、鸣参差“凤皇”、抗志扬哀声的“云间玄鹤”、千里一哀鸣的“云间鸟”、明我心的“青鸟”、东南飞的“黄鸟”、可用慰我情的“东飞鸟”、飞飞适荒裔的“鸿鹄”、运天池的“海鸟”、翔山

冈的“高鸟”、岂可相追寻的崇山“鸣鹤”、翩翩无匹羣的“孤翔鸟”、凌云共游嬉“高鸟”、载飞靡所期的“鹪鹩”等等。总之,阮籍眼里的“鸟”不是普通的“鸟”,是孤独的“鸟”,是悲伤的“鸟”,是林中“奇鸟”,是林中“凤凰”。这只孤独的“鸟”清朝饮的是“醴泉”,日夕栖的是“山冈”;它“高鸣彻九州”,它“延颈望八荒”;它“适逢商风起”,它“羽翼自摧藏”;它“一去昆仑西”,它“何时复回翔”;它“但恨处非位”,它“怆恨使心伤”。总之,是孤独而悲鸣的不“回翔”之“奇鸟”。

陶渊明眼中的“鸟”是:息我庭柯的“翩翩飞鸟”、载翔载飞的“翼翼归鸟”、恋旧林的“羁鸟”、载鸣的“仓庚”、八表须臾还的“云鹤”、暮来还的“晨鸟”、纷纷还的“飞鸟”、喜晨开的“林鸟”、相与还的“飞鸟”、趣林鸣的“归鸟”、应节起的“春燕”、相与飞的“众鸟”、未夕复来归的“众鸟”、倦飞而知还的“鸟”等等。总之,陶渊明眼里的“鸟”是普通的“鸟”,是欣有托的“鸟”,是欢欣的“鸟”。这只欢欣的“鸟”是“和风不洽,翩翩求心”的“鸟”,是“顾俦相鸣,景庇清阴”的“鸟”,是“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的“鸟”。总之是“翼翼”之“归鸟”。

可见,虽是“鸟”,但是气类不同。所以如果我们选用他们所喜欢的“鸟”意象来象征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那么阮籍就是名至实归的“竹林”

**[收稿日期]** 2015-11-13

**[作者简介]** 张健旺(1976—),男,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化美学。

中的“奇鸟”，而陶渊明却是名副其实的“田园”中的“归鸟”。阮籍这只林中“奇鸟”的最大特色是“悲鸣”，而陶渊明这只田园中的“归鸟”最大特点却是“放欢”。

阮籍弹琴，体验的是“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的伤感，而陶渊明弹琴，体验的却是“载弹载咏，爰得我娱”的快慰；阮籍宴饮，体验的是“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的悲伤，而陶渊明宴饮，体验的却是“放欢一遇，既醉还休”的快乐；阮籍出游，体验的是“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的忧伤，而陶渊明出游，体验的却是“偶景独游，欣慨交心”的欣喜；阮籍独处，体验的是“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寂寞，而陶渊明独处，体验的却是“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的惬意；阮籍望远，体验的是“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的心碎，而陶渊明远望，体验的却是“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喜悦；阮籍登高，体验的是“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的苦闷，而陶渊明登高，体验的却是“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畅快；阮籍在家，体验的是“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的孤独，而陶渊明在家，体验的是“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的温馨；阮籍写诗，体验的是“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的寂寞，陶渊明写诗，体验的却是“酣畅赋诗，以乐其志”的陶醉。总之阮籍体验的是凄怆、是心悲、是殷忧、是忧思、是失路、是惻怆、是哀深、是孤独、是寂寞等等的生活世界里的折磨，所以他说他“胸中怀汤火”，他“终身履薄冰”；而陶渊明体验的是惬意、是畅怀、是开怀、是愉悦、是幽美、是欢然、是真乐、是陶醉等等生活世界里的温馨，所以他说他“陶然自乐”，他“傲然自足”。可见“竹林”中的“奇鸟”是“悲情”的“奇鸟”而“田园”中的“归鸟”是“放欢”的“归鸟”。

从“竹林”中的“奇鸟”到“田园”中的“归鸟”标志了魏晋名士精神路标：从佯狂任诞的“孤独”与“寂寞”的精神失意与苦闷的自煎自伤突转到傲然自足、心有常闲的“放欢”与“欣喜”的精神自娱。阮籍的诗的精髓就是对“孤独”与“寂寞”的深度沉思，而陶渊明的诗却是对“放欢”与“欣喜”的极度体验。也可以说陶渊明的诗是对“孤独”与“寂寞”的一次激情超越。如果没有阮籍对历史时刻中的“孤独”与“寂寞”的深度体验，也就没有陶渊明如此灿烂地在田园里“载欣载瞩”的“放欢”与“欣喜”。陶渊明有一首诗，绝妙地展现了这种精神的突转。这首诗是：“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我们用陶渊明“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来象征阮籍的精神世界，就太传神了，太绝妙了，可以说活画出阮籍这只“竹林”“奇鸟”的真面目。我们用“因值孤生

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来说明陶渊明的精神世界，也很形象很生动。阮籍的精神世界是“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因为他“胸中怀汤火”，他“终身履薄冰”。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却是“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因为他“陶然自乐”，他“傲然自足”。所以阮籍这只“奇鸟”的“悲情”表现的是在“朝夕有不虞”的令人惊悚的历史时刻的最深切的“孤独”，而陶渊明这只“归鸟”的“放欢”表现的是他在一个“八表同昏”的历史时刻自我拯救的“风流”。所以我们只有把阮籍和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和审美世界合二为一，才能深刻理解魏晋时代的艺术精神和文化精神。那么阮籍“孤独”的根源是什么？陶渊明的“放欢”的根源又是什么？

阮籍“孤独”的根源是儒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沦丧所带来的精神震荡。阮籍出生于名门，他的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他少年时期研习的是儒家的诗书，所以他有济世志，所以他的血液了流淌的不是“玄学”或“佛学”的血，而是儒家的血。但是传统儒家社会核心价值观在他的时代遭受到了无耻的践踏和毁灭，用他的话说他遭遇的就是一个“时无英雄，竖子成名”的齷齪时代。他有济世志，这说明他是一个需要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人。所以他最深切地体验了社会核心价值观毁灭之后的最深最痛的“孤独”，不知道何去何从的“孤独”。用他的诗说就是“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孤独与寂寞。他说“自伤非侑类，愁苦来相加”，也就是说，他和他时代的那些人不是同类人，所以他说他“岂与鸱鸢游，连翩戏中庭”。他虽放浪形骸，但他并没有在社会核心价值观上皈依道家或佛家。所以他出游，他不快乐；他喝酒，他不快；他读书，他不快；他弹琴，他不快乐。如影随形的“孤独”盘踞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时时煎熬着他，左右着他，支配着他。他能快乐吗？不能！他遭遇的是一个不知有耻的时代，而他却是个有耻的人，这就是阮籍“孤独”的社会根源，丧失了人的社会价值感和尊严感之后的一种深沉而焦虑的“孤独”。

陶渊明的“放欢”的根源是发现了新的生活价值观。他在“八表同昏”的没有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标举了新的个体生活价值观，从而远离了“焦虑”和“孤独”的精神折磨。这种新的个体生活价值观用陶渊明话说就是“傲然自足”。“傲然自足”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生活价值观。这种“傲然自足”的价值观标志价值观的位移：从向外追求社会核心价值的实现突转到向内发现自我生活价值的意义。陶渊明的诗文就是对自我生活价值意义的审美观照。他看看东园之树枝条载荣，他说他“以怡余情”，他看看濛濛时雨，他说他“闲饮东窗”，看看傍晚的山，他说他“欣慨交心”；他听听鸣蝉，他说他

“清歌散新声”；他说他偶有名酒，就天天晚上喝，“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他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说他“他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等等。总之，陶渊明标举的“傲然自足”的生活价值观，重新肯定了个体生活的价值感和尊严感。这的确是精神的突破，积极标举和维护个体的生活价值和美学价值标志，标志了人的个体价值意识的真正觉醒。在一个社会核心价值毁灭的历史时刻，有效地挽救了个体心灵和精神的健康。这就是陶渊明的文化典范意义或价值。我国传统士大夫遭遇仕途失意的痛击之后，往往就踏上了陶渊明开辟的路。

陶渊明“傲然自足”的生活价值观的样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世界里诗意生活，也就是用诗意的心态理解自己的生活。例如，“躬耕”并不怎么浪漫，也谈不什么风流，但是陶渊明用诗情画意的审美眼光来看“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就有几分浪漫，几分风流。例如，陶渊明的“闲游”在普通人看来并不一定快乐或幸福。他“闲游”的不是什么名山大川，是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乡野，完全可以说是不入时流的“贱游”。问题的关键是陶渊明却不以此为贱，而以此为乐，且乐此不疲。他暮春独游，吹吹风，看看傍晚的山，就“欣慨交心”。天空清澈，气候温和，他与几个邻里外出“闲游”，看看鲂鲤，望望水鸥，就感叹此地“风物闲美”，就情不自禁地“共尔赋诗”。例如，陶渊明的“闲饮”生活在一般人看来有几分寒酸，有几分萧条，并没有多少诗情多少画意。他是“穷居士”，“家贫不能常得”，时常到别人家去喝酒，且“期在必醉”。与当时士大夫琉璃海螺之器的饱食醉酒风尚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但是问题的关键是陶渊明并不以此为寒酸，只要有酒，他就自饮自乐，自我陶醉。时雨濛濛，他“闲饮东窗”；眺望远景，他“挥兹一觞”；过门相呼，他“有酒斟酌之”；

斯晨斯夕，他“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有客有客，他“放欢一遇，既醉还休”；清风与鸣蝉，他“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故老赠余酒，他“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看看他喝酒喝得多风流，多有诗情画意。例如，陶渊明“闲聊”式风流生活。他和农人或他说的“素心人”却“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谈谐终日夕，觴至辄倾杯”“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谈论的是日常生活里的日常生活事情，没有一点所谓的“玄”和“远”。陶渊明却能发现这种平凡世界里日常“闲聊”的真意和诗意。他体验到的是“闲聊”的愉悦，“闲聊”的“欣慨交心”。所以他的诗文也具有这种日常“闲聊”的真意和诚意，读起来特别亲切有味。例如，陶渊明“闲读书”“读闲书”和“写闲诗”。他说他“卧起弄书琴”、他“诗书敦宿好”、他“历览千载书”、他“有琴有书，载弹载咏”。他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秋菊盈园，他“寄怀于言”；游玩斜川，他“共尔赋诗”；出去乞食，他“言咏遂赋诗”；春秋多佳日，他“登高赋新诗”；长长秋夜，他喝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总之，他说他“他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他的“闲读书”，“读闲书”，是在“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时，“历览千载书”的自娱，他说他“常著文章自娱”。你看看，在这样萧条、甚至有些寒酸的生活环境里，他活得多么称心，既“闲读书”、又“读闲书”和“写闲诗”。

这就是陶渊明的“寂寞”与“风流”，人作为个人敢于依靠自己，他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发现了生活的内在价值，并把这种内在的生活价值观绽放在他的诗文里，所以优美的生活观是陶渊明对我们文化最美好的馈赠。

#### [参 考 文 献]

- [1]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2]陈伯君. 阮籍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From the " Unhovering Odd-bird" to the " Rejoicingly Returned Resident-bird" the " noble pathos" of RUAN-Ji and " Heart-free chant" of TAO Yuan-ming ZHANG Jian-wang

(Hebei Academy of Fine Arts, Shijiazhuang, Hebei 050700)

**Abstract:** RUAN Ji is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 of Wei-Jin era in China; TAO Yuan-ming is a great hermit of Jin-Song era in China. So the two of them posses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r valuable model. RUAN Ji is really the " Odd bird" in the " Grieved garden". The root of RUAN Ji is " Lament" is the mental shock by the morally bankrupt of the Confucian society. Yet the root of the " Ecstasy" of TAO Yuan-ming is that he found out a new moral value. He then converted himself from the outer realization of the social core values to inside achievements of the value of self-living.

**Key words:** pathos; ecstasy; value

[责任编辑: 曾 宏]